清史稿/卷23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三十八 ◄

清史稿
卷二百三十九 列傳二十六

► 卷二百四十

沈文奎〈（李棲鳳馬鳴佩馬國柱羅綉錦繡錦弟繪錦雷興王來用）〉 丁文盛〈（子思孔）〉 祝世昌

沈文奎

沈文奎，浙江會稽人。少寄育外家王氏，因其姓。年二十，為明諸生，北遊遵化。天聰三年，太宗伐明，下遵化，文奎降。從貝勒豪格以歸，命值文館。漢軍旗制定，隸鑲白旗。六年六月，上自將伐察哈爾，因略宣府邊外。明文武大吏請盟，上還師。八月丁卯，召文奎及同值文館諸生孫應時、江雲深入宮賜饌，命策和議成否。文奎等皆言明政日紊，中原盜賊蜂起，民困於離亂。勸上宣布仁義，用賢養民，乘時吊伐。文奎等退，各具疏陳所見。

文奎疏言：「先帝用兵之初，勢若破竹，蓋以執北關之釁，名正言順。其後多疑好殺，百姓離心，皆曰利我子女玉帛耳。上寬仁大度，推心置人。今師次宣、大，長驅而入，誰復敢當？乃以片言之故，卷甲休兵。大信已著，宜乘時遣使，略遜其辭，以踐張家口之約。夫不利人之危，仁也；不乘人之亂，勇也；不失舊約，信也：一舉而三美歸焉。或謂南朝首吝王封，次論地土人民，和必不成。臣謂和否不在南朝，在上意定不定耳。且和而成，我坐收其利，以待天時；和而不成，或薊鎮，或宣、大，或山海，乘時深入，誕告於眾曰：'幽、燕本金故地，陵墓在房山，吾第复吾故疆耳。'師行毋殺人，毋劫掠，則彼民必怨其君之不和，而信我無他志矣。大凌河降夷，上赦之刀斧之下，復加以恩育，

其所以去者，皆父母妻子牽其念耳。文王王政，罪不及孥。執殺逃亡，已正國法。豈可因兄及弟，因父及子？以一降夷而使眾降夷自危，且使凡自大凌河降者人人坐疑，非上明白宣諭，上下睽違，終不能釋也。我國衣冠無制，貧而富者，即氓隸，冠裳埒王侯；清而貧者，即高官，服飾同僕從。乞上獨斷，定衣冠之制，使主權尊，民志定，賢愚僉奮，國日以強。」

雲深疏言：「南朝未能決和，宜倍道徑取山海。山海既破，八城折入於我，再與畫界議好，和乃可定。」

應時疏言：「用兵當先足民。年來國用不舒，今歲又被災，十室九空，宜乘時究方略，轉虛為盈，此宜急議者也。八門徵稅，正稅外有羨銀，稅一兩非增三四分不收，朘削窮民脂血，此宜嚴覈者也。六部公廨已畢工，人人當盡心力為上治事，否則不惟負上，抑且負此巨室，此宜申飭者也。大凌河新夷，固自取滅亡，然邊防嚴則逋逃何自越，此亦宜申飭者也。」

是歲近明邊蒙古部民逃入沙河堡，明兵索還。文奎、應時疏中曰「降夷」，曰「新夷」，蓋謂是也。

九月，文奎复疏言：「臣自入國後，見上封事者多矣，而無勸上勤學問者。上喜閱三國志，此一隅之見，偏而不全。帝王治平之道，奧在四書，跡詳史籍。宜選筆帖式通文義者，秀才老成者，分任移譯講解，日進四書二章，通鑑一章。上聽政之暇，日知月積，身體力行，操約而施博，行易而效捷。上無曰'此難能'，更無曰'乃公從馬上得之'，烏用此迂儒之常談，而付之一哂也。上用人亦宜詳審，臣第就書房言之。書房出納章奏，即南朝之通政司也。自達海卒，龍什罷，五榜式不通漢字，三漢官又無責成。秀才八九，閑然而來，群然而散。遇有章奏，彼此相諉，動淹旬月。上方求言，而令喉舌不通，是何異欲其入而閉之門乎？宜量才委用，或分任俾責有所專，或獨任俾事有所總。至筆帖式通文義者，惟恩國泰一人，宜再擇一二以助不逮。立簿籍，定期會，使大事不過五，小事不過十，分而任之。課勤惰，察能否，而從以賞罰，則政柄不搖，賢愚並勵矣。」

七年七月，疏言：「圖事功者，以得人為先務。頃聞開科取士，誠開創急事也。然臣以為非掄才之完策，上宜發明諭，不拘族類，不限貴賤，不分新舊，有才能者許自薦，知人有才能者許保舉。自薦者擇有智識之臣，畀以掄選，而嚴挾私徇情之罰；保舉者不避父子兄弟，但令立狀記籍，異日考其功罪，與同賞罰，然後親加省試，量才錄用。有技

能則超擢，無才行則責譴。奴隸工商，有善必取。顯官貴戚，有惡必懲。招以真心實意，歆以高爵厚祿，繩以嚴刑重罰。好榮惡辱，人情所同。雖不能拔十得五，於千百中得數人，而已足為用矣。」崇德元年，甄別文館諸臣，文奎列第二，賜人戶、牲畜，授內弘文院學士。七年八月，以醉乘馬犯鹵簿，論死，上宥之，仍命斷酒。

順治元年，世祖定鼎，七月，命為右副都御史，巡撫保定。時畿南未定，保定、大名、真定所屬諸州縣，盜千百並起，焚掠為民害。文奎到官，駐真定，訓練所部兵，與巡按衛周胤謀捕治，盜渠趙崇陽等數百人降。有韓國璽者，為盜寧晉泊，拒官軍。文奎即用崇陽捕斬國璽，殲其徒。遂分部總兵王嶽、守備劉文選等將兵逐賊。嶽等討滅香爐、喬家二寨，戮其渠錢子亮、趙建英。文選等攻深州，戮其渠於小安；攻晉州，戮其渠馬數全。於是冀州郭世先、保定李庫、內黃李君相、順德袁三才數十渠魁，並就俘戮。散其脅從，錄驍勇置部下。畿南漸定。州縣吏徵賦仍　　明季舊習，優免多則蝕賦，攤派行則厲民，文奎疏請悉從正額；寧晉泊地肥而賦輕，豪右競佔，逋賦為州縣吏累，文奎疏請招民分耕納賦；二年正月，疏言畿南民重困，歲貢綿絲諸品，皆求諸他行省，請改折色；二月，又論諸衛所地納賦丁入保甲，皆當屬州縣吏：並見採擇。李聯芳、張成軒等為盜南皮、鹽山間，四月，遣都司楊澄、守備徐景山捕治，戮聯芳等九十三人。

尋命加兵部右侍郎，總督陝西。五月，改命總督淮、揚漕運。淮、揚群盜，高進忠、魏用通、高升三人者為之魁，復有酆報國、司邦基挾明宗室新昌王，與相應為亂。文奎遣游擊裴應暘等擊斬用通，總兵王天寵亦擊破升，報國、邦基為其徒縛詣江寧以降；進忠走崇明，亦降。十二月，復令總兵孔希貴、蘇希樂逐盜如皋，得其渠於錫簫、劉一雄。三年八月，又與淮徐道張兆熊發兵擊斬邳州盜楊秉孝、王君實等。江、淮間始稍安。十月，疏請禁革蘇、松諸府徵漕積弊，悉去官戶、儒戶、濟農倉諸名，著為令。四年正月，以擅免荒田賦，又瀆請明陵祀典，奪職。

五年十二月，起為內弘文院學士。六年，充會試總裁。八年，大學士剛林、祁充格得罪，文奎以知睿親王多爾袞令改實錄不上言，當坐，上命免議。四月，復命以兵部侍郎、左副都御史，總督漕運，巡撫鳳陽。請復姓沈氏。七月，疏請慎選運官，清核舍餘，合選殷丁，清勾黃快，皆漕政大端，凡四事。十年，率師討膠州叛將海時行。十一年，遣兵捕硃週鎮，清通、泰濱海逋寇。江北廬、鳳、淮、揚諸府災，文奎請蠲賦，戶部議未定，冬盡未啟徵。九月，文奎坐督運愆遲，左遷陝西督糧道。尋卒。

與文奎同時以諸生直文館者，雲深、應時同被召對。又有李棲鳳、楊方興、高士俊、馬

國柱、馬鳴佩、雷興輩，蓋皆文奎疏中所謂秀才八九者也。棲鳳、方興、國柱、鳴佩、興自有傳。雲深後不著。應時為啟心郎，以祝世昌請毋以俘婦為妓，為改疏稿，坐死。士俊嘗上疏謂：「上定例一丁予田五日，衣食於此出，力役於此出。民已苦不足，況以繩量田，名五日，實止二三日。將吏复佔沃地，役民以耕，宜禁革。民間貸金，當視金多寡定取息重輕，其有逾度者，宜坐罪。」日者，滿洲以計田，士俊用當時語也。士俊入關後，嘗為湖廣巡撫，收長沙，克衡州、常德，有勞。

方上召文奎等策議和成否，亦諭吏民令建言。有胡貢明者，疏言：「我國與南朝未嘗無內外君臣之分。今既議和，當遣使修表，姑聽其區畫。如不欲為之下，遂圖大事，必如漢高祖而後可。」因謂鼓舞用人，養百姓，立法令，收人心，皆未若漢高祖。貢明先嘗上疏請更養人舊例，略言：「太祖時方草創，土地、人民、財用皆與諸貝勒均之。今尚沿此習，上名雖有國，實不啻正黃旗一貝勒耳。一人寸土，上與諸貝勒互不相容。十羊九牧，即有中原不可以為治。出師得財，當以三屬上，七分畀諸貝勒。得人聚而贖之，視其賢不賢，厚薄予奪，權得以自操，而人心亦歸於一。」至是又別疏申前說，並反覆言養豪傑當破格，如高祖之於「三傑」。上覽先疏，頗韙其語，謂後出師當用汝議；覽後疏，責其語冗。貢明復上疏抗辨。

七年，又有扈應元者，疏詆漢官但求名利，語近戇，略如貢明。別疏陳七事，謂備荒宜儲糧；編丁宜卹老　；築城建關宜不妨農業；出師宜選公正廉能吏，拊循新下郡邑；取士宜尚德行；求言宜置諫官；乘機取天下，在人心不在火器。上覽其疏，至論築城建關，疑勿善也，不竟閱。應元亦上疏抗辨。

貢明隸鑲紅旗，亦諸生；應元隸正白旗，自署「隱士」。

附 李棲鳳 馬鳴佩

李棲鳳，字瑞梧，廣寧人，本貫陝西武威。父維新，仕明為四川總兵官。嘗官薊、遼，家焉。馬鳴佩字潤甫，遼陽人，本貫山東蓬萊。其先世嘗為遼東保義副將，因佔籍遼陽左衛。棲鳳、鳴佩皆以諸生來歸，事太宗，並值文館。崇德元年，甄別文館諸臣，棲鳳、鳴佩俱列二等，賜人戶、牲畜。漢軍旗制定，同隸鑲紅旗。世祖定鼎，授棲鳳山東東昌道，鳴佩山西冀南道。順治二年，收湖廣，移棲鳳上荊南道，鳴佩下湖南道。

方棲鳳值文館，治事勤慎，達海等聞於上。上命司撰擬，移寫國書。達海卒，棲鳳言文

館無專責，櫝貯官文書，人得竊視，慮有漏言。上召王文奎等諮和議成否，棲鳳上疏言：「臣侍文館幾七年，今上與南朝議和，謀及群臣。臣愚以為時政有可惜者二，當速圖者六。先帝勞心力、訓練勁旅以遺上，上當法先帝賞罰出獨斷，有功雖賤雖仇必賞，有罪雖貴雖親必罰。若不振奮鼓舞，必且習為洩洩，弛已成之業。此可惜者一也。上天姿英敏，誠大有為之君也。臣見諸臣章奏，輒曰'上寬仁大度'，此則諛耳。創國之君，不欲過刻，亦不欲過寬。用人聽言，審察其可否，中夜而思，如何使人畏，如何使人喜，而後可以驅使。倘信虛譽而毗於仁厚，必誤上英敏矣。此可惜者二也。民以食為天。今歲水且螟，米值驟昂。上宜速出師攻關外八城，八城為我有，豈復慮我民之枵腹耶？一失此機，民無食且流散，國亦稍稍衰矣。當速圖者一也。上舊得人民，兵農工役，物物皆備。惟頻歲役民築城，此毀彼建，不得休，民未必無怨。昨聞大凌河西夷復加誅戮，奈何先與之誓而後又殺之也？今宜罷非時之工，廣養人之惠。當速圖者二也。南朝東西支梧，奔命不遑，勢必且南遷。祖大壽與上嘗有盟約，當急遣使遊說，乘機進兵，遲則失時。當速圖者三也。君雖聖，必賴賢臣以調燮之。近雖有二三骨鯁之臣，位卑祿薄，信任未專。如永平道張春，在彼中號有謀略，上宜隆以禮遇，心雖金石，將為我鎔。我國雖邊鄙，未始無才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當速圖者四也。諸臣多請制定衣冠，尚未允行。夫所謂衣冠，豈必如南朝紗帽圓領而後可？但能別尊卑，差貴賤，即是制度。國體威嚴視斯，人心系戀視斯，綱紀法度，風移俗易，莫不視斯。當速圖者五也。達海竭心力奉上，及其卒，斂乃無韛，其廉若此，未聞上破格矜卹。總兵布三取遼陽首功，先帝賜敕免死，今以事奪官，且下之獄，不過以愚直得罪。功過貪廉，自古無全才，不可拘於一。當速圖者六也。」調為上荊南道參政。明年六月，遷湖廣右布政使。

十月，命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安徽。吳繼、程國柱等為寇休寧、婺源間，棲鳳檄總兵李仲興、許漢鼎等帥師捕治，獲所置總兵江烏、鄭恩祥，降張天麒、江周等千人。其黨趙正挾明瑞昌王誼貴攻宿松，棲鳳率總兵卜從善、冷允登御之洿池，斬千級，獲誼貴及正子捷應，弟允升。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上其事。旋坐屬縣濫徵賦不舉劾，左遷。

六年，復自浙江嘉湖道參議授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廣西。明桂王由榔遣兵略廣東諸郡縣，尚可喜、耿繼茂軍駐廣州，棲鳳駐南雄，為具儲糈。七年，合兵克韶州，並破雷州、廉州諸寨。八年，明將曾志建侵韶州，棲鳳令南韶道林嗣琛、游擊張瑋等擊之，斬二千餘級。九年，遣副將先啟玉等攻欽州，獲叛將李成棟子元胤。十年，明將李定國自梧州侵肇慶，棲鳳遣兵敗之龍頂岡；尋分遣總兵徐成功、吳進功等復羅定州東安縣。捷聞，上手書「知方略」三字以賜。又遣副將陳武、李之珍徇高州，至沙江。敵循江岸列寨，師渡江縱擊，獲所置副將姚奇、中軍餘元璣等。克化州、吳川縣，焚其壘，殲敵。以功進

兵部右侍郎。

十五年三月，考滿，加兵部尚書。六月，命總督兩廣。時明桂王走雲南，其將陳奇策及明江夏王蘊鑰、德陽王儼錦等據上思州，旁掠諸縣，棲鳳令總兵栗養誌等討之，獲奇策等；又剿撫那錦、板強諸寨，定太平、思恩諸府。十七年，加太子少保。十八年九月，分設廣東、廣西兩總督，棲鳳督廣東。十二月，以老乞休。康熙三年正月，卒。

鳴佩，天聰三年，授工部啟心郎，仍直文館。六年，與同官羅綉錦疏論輸糧令，語詳繡錦傳。崇德八年，授半個前程。順治三年，自下湖南道參政授戶部侍郎銜，總督江南糧儲兼理錢法。疏言錢法首禁私鑄，犯必誅，並請設錢法道專其責；江南軍餉不足，請留關稅佐之：皆議行。八年，入為戶部侍郎。十年，改總督倉場侍郎。

十一年二月，命以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，總督宣、大、山西，勸墾宣府、大同荒地三千餘頃。盜發平陽，鳴佩令副將許占魁等捕治，分兵扼隘，誅其渠張五等二百八十餘人，降其黨九十餘。

十月，加兵部尚書，移督江南、江西。時鄭成功為寇海上，陳其綸、汪龍等為明將，號為侯、伯，據郡縣，遙應成功。鳴佩檄總兵胡有升等攻其綸瑞金，破大柏山寨。其綸走寧都天心寨，寨民獲以獻；复獲龍九江，並擊破成功之徒胡寧等。未幾，明將張名振以舟師侵崇明，鳴佩亦以舟師御之，名振敗走，得其副將林正禮等；復周歷松江、崇明諸郡邑，視形勢，疏陳水陸攻守之策。會給事中張玉治言江寧提督當移駐蘇州，吳淞宜增兵，上令鳴佩覈議。鳴佩請令江寧提督分兵守劉河、福山，蘇松提督駐吳淞，不煩更增兵，但令與江寧提督互策守禦為犄角。得旨，如所議。十二月，名振兵复侵崇明，以舟師斷海港，官軍莫能渡，鳴佩密令民束草削★H9，佐軍焚敵舟，俘馘無算，名振夜引去。十三年正月，降所置總兵顧忠，副將黃忠、董禮等百餘人。顧忠故劇盜，號「綱倉顧三」，善水戰，至是降，敵益沮。复率參將吳守祖等出海，至浙江獨山破敵。分兵討吉安、贛州盜，敗之上坪；討徽州盜，剿花橋諸寨。閏五月，以目疾乞罷，進三等阿達哈哈番。康熙五年正月，卒。

鳴佩嘗薦梁化鳳有大將才，及成功入攻江寧，賴化鳳破敵。棲鳳、鳴佩子弟皆才。棲鳳弟棲凰漕運總督加太子太保，棲鶚、棲鸞總兵，棲鳴廣東提督；子鎮鼎，亦官廣東提督，加太子太保。鳴佩子雄鎮，自有傳。

附 馬國柱

馬國柱，遼陽人。天聰間，以諸生直文館。六年，諸生胡貢明請更養人舊例，語附見沈文奎傳。國柱上疏，謂：「以家喻國，上猶祖父，諸貝勒猶子弟，而人則妻孥也。祖父重持家，子弟喜便嬖，好惡不同，不能迫而從也。我國正直者多貧賤，貪佞者多富貴。正詘而邪申，欲國之興得乎？宜採貢明議，無分新舊人，悉養於上。如疑八家分人而贍為先帝舊例，試思先帝時雖曰分贍，而厚薄予奪操之一人。今昔相較，果何如乎？況善繼志者謂之大孝。先帝至今日，亦當更舊習。苟益於國，何有於小嫌？且利於八家，而上獨擅焉，誠不可也；今養人乃勞事，雖專之，庸何傷？」

先是，國柱與高鴻中、鮑承先、寧完我、範文程等合疏請置言官，是疏併申言之；而諸上書言時事者，扈應元、徐明遠、許世昌、仇震疏中往往及是。應元事見沈文奎傳。明遠，明兵部吏，自永平降，隸鑲黃旗。疏並請禁交結，定法度，立管屯將吏考課黜陟之制，禁管台將吏掊克士卒，禁八門監榷不得用重秤，豁流亡戶籍，錄閒冗吏，革鬻良人為妓。世昌，正紅旗牛錄章京。疏並請定先帝謚號，建中書府。震，明武進士、都督僉事。疏自署「俘臣」，並請譯書史，申法律，簡賢才，與明通和。

八年，太宗命禮部設科取士，中式為舉人，國柱與焉。直文館如故。崇德初，始置都察院。三年，授國柱理事官。漢軍旗制定，隸正白旗。順治元年，從入關，授左僉都御史。師已定大同、代州，七月，命國柱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，道昌平，出居庸關，至代州任事。師自忻州克太原，國柱進駐太原。師行，任策應。汾州、平陽、潞安、澤州諸府以次底定。李自成將李過、高一功走保綏德，國柱疏請分兵東西夾擊，使賊首尾不相應，上韙其議。二年，遣游擊楊捷擊斬陽曲盜閻汝龍，別將討嵐縣盜高九英，降四十餘寨。交城盜樑自雨、河曲盜李俊與九英犄角，國柱復分兵捕治。國柱撫山西年餘，捕誅自成餘孽伏民間者，安集撫循，民漸復業。客軍數往來，苦供億繁，國柱悉心措置，民不知兵。十月，擢兼兵部侍郎，總督宣、大。

四年七月，加兵部尚書，移督江南、江西、河南三行省。五年正月，安慶亂者馮洪圖陷巢縣，掠無為州，國柱令按察使土國寶從侍郎鄂屯帥師討之，獲洪圖及其黨蔣懋修、鍾武等。江西總兵金聲桓叛，其將潘永禧犯徽州，國柱遣滿洲駐防官兵擊破之，復祁門、黟二縣。上命征南大將軍譚泰帥師討聲桓，克九江、南康、饒州等府。明尚書餘應桂據都昌，出沒鄱陽湖，國柱令副將楊捷等從譚泰攻克都昌，獲應桂；復擊敗其將鄧應龍等於武寧。十月，廣東叛將李成棟自南雄侵贛州，國柱遣將與江西巡撫劉武元合兵擊殺之。

六年，有王定安者，為亂於湖廣，陷羅田，結英山盜陳元等掠霍山，國柱遣中軍副將硃運亨等擊之，戰於三尖山，元等引去；又令總兵卜從善剿白雲、梅家、英窠諸寨。明石城王統錡率五千餘人自金紫寨赴援，倚山列陣，從善與戰，俘馘甚眾，獲所置總兵孔文燦、副將方學達等。國柱复率師會江寧昂邦章京巴山、提督張大猷討六安盜，圍將軍寨，擊斬其渠張福寰，降所置總兵王俊、副將霍維倫等。安徽境諸弄兵者，往往依山結寨相望，至是始盡。

明魯王以海在舟山，其將吳凱據大蘭山為聲援，上命國柱策剿撫。國柱知寧波諸生方聖時與以海臣嚴我公友，使為遊說，我公遂降，國柱護送京師。上遣齎敕招凱，國柱复寓書焉，凱與其將顧奇勳、姜君獻、陳德芝等降。七年，加太子少保。

九年七月，有張自盛者，為亂於福建，闌入江西境，保大覺岩，國柱檄提督劉光弼擊斬所置總兵李全等，遂獲自盛。十一年正月，明將張名振攻崇明、劉河、吳淞，國柱募水師，遣總兵王璟、副將張恩達分將之，敗之於靖江，复敗之於泰興，毀其舟，名振引去。二月，有賴龍者，為亂於湖廣，號「紅頭賊」，自桂東侵江西境，國柱與湖廣總督祖澤遠合兵攻桂東，得龍，亂乃定，復加太子太保。旋致仕。國柱初至江南，駐防兵與民不相習，國柱善為撫戢，令行禁止，兵民相安。康熙三年二月，卒。

天聰八年，舉人凡十六人，漢人習漢書者，齊國儒、硃燦然、羅綉錦、梁正大、雷興、馬國柱、金柱、王來用，得八人。國柱及繡錦、興、來用入關後，皆至督撫，而國柱、繡錦、興又同值文館。

附 羅綉錦 羅繪錦

繡錦，亦遼陽人，以諸生來歸。天聰五年，與馬鳴佩同授工部啟心郎。六年，上以大凌河新附人眾，計國中無問官民，計口儲糧，有餘悉輸官，視市值記籍，徐為之償；有餘糧不輸者，許家人告發。繡錦、鳴佩疏言：「民有餘糧，孰肯輸之官？縱令首告，有仇則訐，無仇則隱，所得必少。且民不敢以糧入市，新人糧不足及舊人之無糧者，皆無所於糴。不若出令，無問滿、漢、蒙古官生軍民，人輸糧一斗。有糧者固易辦，無糧者人出銀二三錢，糴以輸官，亦無大損；其有餘糧原輸官者，獎以升賞：此兩便之術也。」崇德元年五月，授內國史院學士。纂太祖實錄成，得優賚。漢軍旗制定，隸鑲藍旗。七年，兼牛錄額真。

順治元年，從入關，七月，命以右副都御史，巡撫河南。時李自成西走，其黨掠衛輝、懷慶間，而原武、新鄉諸縣盜競起。繡錦至官，與總兵官祖可法等謀防禦。疏言：「自成之眾二萬餘，攻懷慶甚急。明尚書張縉彥等擁兵河上，副將郭光輔、參將郝尚週不應徵調，叛而為寇。明兵在南，流寇在西，請發兵靖亂。」上已令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，帥師南征，令取道河南捕治群寇。繡錦亦遣衛輝參將趙士忠等攻破婁兒寺盜寨，擒其渠。繡錦請以河北荒地萬餘畝令守兵屯墾，得旨俞允。

二年十一月，擢兼兵部右侍郎，總督湖廣、四川。湖南諸州縣尚為明守，自成從子錦擁眾降於明，侵湖北。繡錦至荊州，錦率眾來攻。順承郡王勒克德渾自江寧來援，錦敗走。勒克德渾師還，錦又至，繡錦帥師御之，錦复敗走。有胡公緒者，據天門八百洲，四出焚掠，戕署鹽道周世慶，繡錦遣中軍副將唐國臣、署總兵楊文富等分道討之，獲公緒，毀其巢。三年六月，遣總兵官徐勇擊破麻城山寨，獲其渠梅增、周文江；岳州署總兵官高蛟龍等擊斬滿大壯，獲龍見明等。九月，明總督何騰蛟寇岳州，繡錦遣將御之，多所斬獲。十月，遣總兵鄭四維等定夷陵、枝江、宜都三州縣。

四年，定南大將軍恭順王孔有德等略湖廣，取長沙、衡州、寶慶、辰州諸府。繡錦條奏增設鎮協，下部議行。王光泰以鄖陽叛，上命侍郎喀喀木帥師討之，繡錦與合兵克鄖陽，光泰走四川。五年，金聲桓以江西叛，湖南騷動，常德、武岡、辰、沅諸府州復入於明。繡錦疏留喀喀木駐荊州，而分遣總兵徐勇、馬蛟麟等分守要隘，屢敗明將馬進忠等。上復命鄭親王濟爾哈朗共率師徇湖南，漸收諸郡縣。繡錦疏請移降卒腹地，毋使師還後復為餘孽煽誘，上嘉納其言。九年七月，卒，贈兵部尚書。

弟繪錦，自通政司理事官再遷，終貴州巡撫。

附 雷興

興，亦遼東人。太祖時，以諸生選直文館。事太宗，授秘書院副理事官。崇德間，遷都察院理事官。漢軍旗制定，隸正黃旗。順治元年十月，命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天津。李聯芳、張成軒為亂滄州、南皮間，興與總兵官婁光先帥師討之。成軒等將遁出海，師已扼海口，乃驚潰，投水死者強半。興復遣兵捕治，斬渠宥脅，盜盡散。疏言大沽海口為神京門戶，請置戰船為備，下所司議行。二年四月，移巡撫陝西。陝西方被兵，民多流亡，興招徠撫綏，疏述其狀。上旌以冠服、裘馬。三年，肅親王豪格帥師自陝西徇四川，師

未至，有孫守法者，為亂於興安；賀珍又以漢中叛。興移潼關兵戍商州，密檄漢羌道胡全才為備，待師至，悉戡定。興疏請隴州置兵，臨洮、鞏昌留屯軍防邊，皆報可。四年四月，以疾乞罷。十年八月，復起巡撫河南。未上，卒，贈兵部侍郎。

附 王來用

來用，亦隸鑲藍旗。授工部啟心郎。順治初，再遷山西布政使。三年，師略四川，三月，授來用戶部右侍郎，總督山西、川、陝糧餉，駐西安。疏言陝西兵後民困，請蠲荒徵熟。山西銅缺，鑄錢多，定值過低，商不前，請酌增。四年，疏言漢南遘賀珍亂，蹂躪荒殘，請恩賑，並敕部儲備肅親王還師餉糈。五年，疏言河西回亂，運河阻，諸軍南討，請發湖廣漕供餉。又言漢中屯軍歲餉數十萬，請專設餉司。皆如所請。六年，疏言兵出鎮，贍其孥如所食糈。司兵者請自離伍日起，司餉者請自到軍日起，持異議，請定例畫一。部議以應徵日起，中途逃亡，不得濫與。八年正月，御史聶玠劾來用專倚中軍王楨，自隳職業，部議左遷，援赦免。七月，裁缺。九年，命巡撫順天。十年，移駐河間。十一年，以定南王孔有德喪歸，其屬吏或格詔書不出迎，坐左遷。十四年，改授河南大樑道。尋卒。

丁文盛

丁文盛，廣寧人。初為明諸生。天命六年，歸太祖。天聰間，授兵部啟心郎。七年正月，偕同官趙福星疏言：「師行戒毋擾民，子女玉帛，秋毫無犯，但發倉庫以佐軍興。攻關東八城，當先其易者，後其難者。舍寧、錦、前衛，但得其他小城，因糧以度師，進攻山海。舊制編民為兵，十丁而取一。當令諸甲喇及領屯將吏，慎選年事盛強、身家相稱者，毋許以他人代。永平砲兵衣食不足，宜擇其技精者授千總，督演習，食糈視鑄砲之工。哈喇沁降者置遼河外，慮且逃亡，宜移屯腹地。」

及孔有德。耿仲明來降，五月，文盛、福星上疏請水陸並進，攻山海，取旅順；並言：「毛帥來歸，令金、漢官吏出羊、雞、鵝、米、肉以贍其兵。臣慮新人未必肥，而舊人已不勝瘠。復使市馬，力尤不能舉。若用八門稅，一二月已足。」孔有德等，毛文龍部曲，文龍嘗使冒其姓，故是時猶稱毛帥。及旅順既下，七月，文盛、福星復請城旅順，加意防守。考績，授世職牛錄章京。

順治初，從入關，授山東登萊兵備道參政。二年六月，授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山東。濰縣

盜張廣為亂，以數千人攻萊州，文盛令游擊馮武鄉等討之，戰三埠，再戰紅山口，斬廣黨尼思齊、趙明春。廣走平度，游擊楊遇明逐之，及於徐裡甿，射廣殪，殲其徒。明季馬政弛，驛馬缺，求諸民，文盛疏請以餘存驛站銀市馬。明季增牙稅及他雜稅，文盛疏請罷。臨清、東昌、平山諸衛置兵五千人，虛額逾半，文盛疏請減，留二千人，節餉令州縣募壯丁逐捕盜賊。別疏又請教有司清刑獄，禁獄卒毋虐囚。皆下部議行。三年，盜發茌平、高唐諸縣，文盛請兵，上遣副都統覺善率師捕治。四年，文盛被彈事不勝任，左遷河南按察使，稍遷福建布政使。七年，卒。

子 思孔

文盛子思孔，字景行。順治九年進士，選庶吉士。四遷，授陝西漢羌道副使，康熙二年，巡撫賈漢复劾思孔追胥役蝕糧草逾限，左遷河南開封府同知。思孔詣通政使自列胥役蝕糧草，獄瘐家罄。事上巡撫，巡撫久乃入告未嘗逾限，下總督白如梅勘實。复授直隸通薊道。直隸未設布政、按察兩司，八年，巡撫金世德請增置保定守道領錢穀，以授思孔。再遷江南布政使。時吳三桂亂方定，師行江西、湖廣，思孔主餽運，應期不愆。禁旅還自福建，庀役具舟，科量悉當。修蘇州府學，置育嬰堂、養濟院，諸政皆舉。二十一年，遇大計，總督於成龍以思孔督賦未中程，不得舉卓異，特疏薦廉能，上命準卓異。二十二年，擢偏沅巡撫。偏沅所領七郡，溪山環互，民、僚雜處，反側初定，餘孽每煽亂，思孔撫其渠，群盜漸散。复岳麓書院，御書旌楣。

二十七年，移撫河南，方上，而有夏逢龍之亂，复移撫湖北。逢龍私自署置千總胡耀乾，參將李廷秀，馬兵周凱、萬金鎰皆號總兵，守備林德號副將。上命振武將軍瓦岱帥師討之，趣思孔詣荊州主餉。思孔以武昌倉庫皆陷賊，諸軍餉乏，乃發河南庫帑，護詣襄陽，諸軍資以濟，疏報稱旨。七月，瓦岱師至，蹙賊黃州，誅逢龍，而耀乾等尚據武昌拒命。思孔至漢口，具舟渡江，單騎叩漢陽門，呼耀乾出見，耀乾等遂降。思孔入武昌，數耀乾等罪而誅之，並戮所置巡撫傅爾學、布政婁方順、驛道金奇功，凡八人，武昌遂定。九月，復設湖廣總督，以命思孔。陳龍越八者，逢龍之徒也，二十八年五月，謀為變，期夜半。思孔晡始聞，執陳龍越八戮於市，他悉不問。設水師，分戍武昌、荊州、岳州、常德。嘗歲饑，便宜發帑市米江西，平值以糴。

三十三年四月，移督雲、貴。八月，卒。

祝世昌

祝世昌，遼陽人。先世在明初授遼陽定邊前衛世襲指揮，十數傳至世昌，為鎮江城游擊。天命六年，太祖克遼陽，世昌率三百餘人來降，仍授游擊，統其眾。命董築瀋陽、遼陽、海州三城，事竟，授瀋陽城守昂邦章京。

天聰五年，從征大凌河。六年，太宗閱烏真超哈兵，賚諸將，世昌與焉。尋遷禮部承政，授世職參將。七年七月，克旅順。世昌疏請大舉伐明，謂：「攻城當專用紅衣砲，國中新舊三十餘具，瀋陽留四具，城守已足，餘悉載軍中。砲多則糜藥亦多，藥局製藥，硝丁淋硝慮不足於用。旅順新獲硝磺，宜以其半送瀋陽製藥。師行克城邑，當得練達謹慎之吏，不求小利，不貪財賄，乃能戢民心、保疆圉，宜預選令從軍備任使。用兵當兼奇正，輕兵先發，奪人畜，掠儲峙，然後整軍挾紅衣砲自大道徐進。」上尋遣貝勒阿巴泰等將二千人略山海關外，未深入，引還。

崇德七年，疏請禁俘良家婦鬻入樂戶，上諭都察院承政張存仁、祖可法曰：「世昌豈不知朕禁樂戶？而為此疏，不過徇漢人，藉此要譽耳。朕度世昌身在我國，心猶鄉明。世昌果忠於明，明以元功臣田、劉、張三姓之裔隸樂戶，世昌何不聞有言乎？朕視滿、蒙、漢若一體，爾等同心輔國。譬諸五味，貴調劑得宜。若各相庇護，是猶咸苦酸辛不得其和。爾等徇世昌而不舉劾，咎在爾等。曾子曰：'吾日三省吾身。'爾等能如曾之省身，則何過之有？」旋命固山額真石廷柱、馬光遠與諸漢官會鞫，坐世昌死。其弟世廕同居，知其事，啟心郎孫應時為改疏稿，皆死。禮部承政甲喇章京姜新、甲喇章京馬光先見疏稿稱善，當奪職坐罰。上命誅應時，而貸世昌、世廕，徙邊外席北。新解承政，與光先皆貰罪。

順治二年，召還，隸漢軍鑲紅旗。四年七月，授右副都御史，巡撫山西。時盜發盂、五台、永寧、靜樂諸縣，世昌遣兵捕治。五年十二月，上遣英親王阿濟格等戍大同備邊，總兵官姜瓖疑見誅，遂叛。世昌檄諸縣兵還守省城，瓖遣兵陷朔州、岢嵐，攻代州急，世昌帥師赴援，疏請發禁旅出居庸取大同，分兵出紫荊關，至代州濟師。上命阿濟格等討瓖，別遣敬謹親王尼堪等帥師鎮太原。六年正月，瓖將姚舉等掠平原驛，戕冀寧道王昌齡，下忻州。固山額真庫魯克、達爾漢、阿賴等破舉眾石嶺關，舉棄忻州走。既，復襲陷寧武，萬鍊踞偏關，劉遷破繁峙、靜樂及交城東關。世昌疏趣援，尼堪師至，出攻寧武，踰月未下，移師向大同。瓖黨以其間攻陷保德、交城、石樓、永和諸縣，世昌復請發禁旅守太原、曲沃。李建泰以大學士罷歸，謀應瓖叛，世昌得其手書以聞。會瓖為其將楊振威所殺，以大同降，師討定汾、絳、潞安、永寧、寧鄉諸州縣。建泰與瓖將李

大猷等入太平，師從之，建泰等亦降。是歲平陽盜虞允、韓昭宣為亂，攻陷州縣，應瓌，陝西總督孟喬芳將兵擊破之，世昌以聞。山西底定。七年，卒，謚僖靖。

天聰間，有徐明遠者，疏陳時事，因言：「軍中得良家婦，上悉令歸故夫。此誠如天之仁，禹、湯、文、武殆莫能過。臣竊見遵化、永平俘得良家婦，其主貪利，輒鬻入樂戶，得無損上仁聲？且樂戶既多，吏民遊冶，損財物，耗精血，於國無益。買良為賤，古著於令甲，今豈可任其所為而不之禁乎？」明遠蓋自永平降者，事互見張存仁傳。世昌繼以為言，乃得罪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順治初，諸督撫多自文館出。蓋國方新造，用滿臣與民閔，用漢臣又與政地閔，惟文館諸臣本為漢人，而侍直既久，情事相浹，政令皆習聞，為最宜也。文盛、世昌未嘗直文館，而自太祖朝已來附，抒讜效忱，遂與文奎、棲鳳、國柱輩分領疆圻，各著聲績。天聰間諸言時政者，並以類附見。當時章奏，流傳蓋鮮，經綸草昧，毋俾終湮也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